歷史與空間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孫詠珊

# 中國傳統音樂在日本

日本人的起源眾說紛紜。較為普遍的說法是當年秦始皇廣招天下方士為自己煉取長生不老之仙丹妙藥，好讓自己能永遠為皇，其王朝能歷久不衰。其御醫徐福深知自己若沒法及時煉出仙藥，難逃一死。於是，他上書說海中的蓬萊、方丈、瀛洲三座仙山中有神仙居住，自稱能到該處取得仙藥，以便自己溜之大吉。但秦始皇卻信以為真，為徐福徵召五百童男童女，預備三年糧食、衣履、藥品和耕具入海求仙藥。徐福與同行者離開中原後在附近一島上落地生根，相傳這島便是現今的日本，故有「日本人起源於中國人」一說法。

這說法是真是假，自有相關專家學者負責解開謎團。但確實，在日本漫長的歷史上，中國文化對日本人的影響既深且廣，如文化、習俗、語言、文字等，音樂自然也不例外。早在公元八世紀的奈良時代至平安時代前期，通過遣唐使，中國的宮廷音樂及各種各樣的樂器流傳到日本。由於當時的日本只有極其原始的樂器，所以當日本人看到由唐朝傳來的琴、箏、琵琶、龍笛、篳篥、笙、尺八、阮咸等樂器的精美以及聽到其優美的音色時，驚嘆不已。據說，當時由唐代傳到日本的樂器，如古琴（刻有開元年間銘文）、四弦及五弦琵琶、尺八、箜篌等，現在仍然完好保存在奈良東大寺的正倉院中。現存的「日本雅樂」雖不再「原汁原味」，但仍能聽出雅樂悠遠古雅的韻致及其簡單純樸的風雅。

## 「明樂」

平安時代後，由中國傳入日本的音樂若要數距今較近的，該是於江戶時代傳入的「明樂」。所謂「明樂」，是指由明末崇禎年間來日的魏雙侯（字之琰）所傳，至其曾孫魏皓時大行於世的音樂。據現存的《君山先生傳》（《魏氏樂器圖》）所云：

先生姓魏，名皓，字子明，號君山……四世祖雙侯字子琰，明朝仕人也。通朱明人之樂，崇禎中抱樂器而避亂，遂來吾肥前長崎而家焉，傳習至先生。

魏雙侯生於萬曆三十八年（1610）或三十九年，於明末動亂期間，於崇禎末年攜帶大量樂器逃到日本。實際上，他是一名經常與安南人（今越南）通商的生意人，故他長居在日本唯一的港口地長崎。據說，他曾訪問京都，在天皇面演奏過「明樂」。

「明樂」真正風靡於世則是一百多年後，即其曾孫魏皓的年代了。魏皓的音樂才華出眾，深得家傳，為了使祖傳的妙藝能廣被同好，他特地到京都公開教授「明樂」。他居京都十餘年，其間教授弟子逾百人，名聲動於京都公卿之間。他曾受京都最著名的寺廟東本願寺之請，碧波泛舟，高歌齊奏。這時期正是「明樂」於日本最為流行的歲月，《魏氏樂譜》亦是在這時期出版的。魏皓的弟子所編纂《魏氏樂譜》中的樂譜皆為歌曲形式，共五十首。當中的曲目既有《詩經》（「關雎」）、《古樂府》（「江陵樂」），漢武帝的「秋風辭」、陳後主的「估客樂」，亦有著名詩人的作品如王維的「陽關曲」、李白的「關山樂」，甚至辛棄疾的詞「水龍吟」亦編入歌。

誠如《魏氏樂器圖》所言，曲目中「有古詩雅樂，有聖廟釋菜樂」，多姿多彩，不一而足。該書亦提到：「明樂所傳凡八調，其器管四，弦三，考（敲）擊四。」「八調」指宮調八種，此外伴奏樂器計有十一種，當年魏雙侯攜到日本的樂器至今仍保存於東京藝術大學。雖說是樂譜，但最初印刷時只有歌詞，並沒有譜字。譜字是學生跟老師學習時，自己記在歌詞邊上，後來的「清樂」樂譜一直沿用這種作法。

## 「清樂」

「明樂」雖曾風靡一時，其實流行的時間很短，對象亦只限於文人。而在這基礎上更為廣泛流傳的音樂，該算是19世紀以後傳到日本的「清樂」，亦稱為「明清樂」。「清樂」最初只風行於長崎，漸次發展到以京都、大阪、江戶為中心，至明治二十年，才更廣泛普及到地方的各個都市。「清樂」得以普及，除了是因為中國人傳入音樂外，亦因為從中國傳入用工尺譜記錄的樂譜被大量刊行。在「明樂」的時代，刊行的樂譜只有《魏氏樂譜》，到了「清樂」的時代，以葛生斗遠的《花月琴譜》（1831年序）為代表，至明治末年即1910年，編纂、刊行的樂譜竟達百種之多。

另外，如上所述，「明樂」時代的樂器已有十一種，「清樂」時代的樂器種類更是增多，如胡琴、拍板、片鼓、金鑼等共有十七種。日本人對如此眾多平生從未見過的樂器有濃厚的興趣，也許這是「清樂」流行於日本的根本原因。

■ 清新淡雅的茉莉花。　網上圖片

## 《茉莉花》

明樂中的曲目往往以迎合文人嗜好的古典詩詞為中心，而「清樂」則多取明清以來民間流行的俗曲，特別是中國民謠《茉莉花》。《茉莉花》曲名為《鮮花調》，這曲調廣泛流傳於明清兩代，主要流行區在江浙，如今在中國各地依然是廣為傳唱。

當赤松紀彥介紹到《茉莉花》這優美歌曲時，他播放了多個版本，較為現代的有兩個：一個是日本版，由一位據說是「清樂」最後一位傳人，中村喜良女士所彈唱，另一個則是中國版。看到赤松紀彥教授在聽中國版的江蘇民謠《茉莉花》時所流露出的陶醉神情，便知他熱愛中國傳統音樂及戲曲程度之深。他亦透露自己喜歡這首歌曲的主要原因是這首歌曲勾起他無限美好的往事片段：「每次聽到《茉莉花》都會自然憶起當年在南京大學時校園生活的美好，這首民謠在當時非常流行，火車站、商店等幾乎每天都在播放這首歌曲，我與這歌的感情很深。」赤松教授說雖然自己是日本人，但不知為何，卻對日本傳統文化不太了解，相反，他第一次接觸的傳統東西是與中國音樂有關。早在1983年，赤松教授便到中國的南京大學留學，學習中國戲曲。

## 結語

可惜，大概到1894年至1904年期間，因日本跟外國打仗的緣故，整個社會開始傾向西方並向西方學習，故西洋音樂對日本人的影響不斷擴大。此後，雖然仍有大阪舉行「清樂」演奏會的記錄，但後來知道「清樂」的人已經很少了。

（本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來鴻

■宵　櫻

# 悲劇青春

大概喜劇是浪花，悲劇是大海，而我的憂傷青春悲劇則是生蛀蟲的木船，帆船高揚，歡快而有步驟地注水下沉。

我從未想過我有朝一日能活出自我，這何其難。我從小就開始分裂精神，一隻眼專注於飯桌上很快被夾走的零星幾塊的紅燒肉，另一隻眼則呆滯在水泥粉刷粗糙的浮雕般的馬車，有個香風細細的提香畫裡的女人一騎絕塵去赴宴。我向來為這出離心付出代價；我十歲時在母親的葬禮上，我躲在臥室裡不停變換勒在頭上白孝布的髮型，差點哈哈大笑，這遭到姐姐帶淚的訓斥：「在這時候你還能笑出來！」當時，我的確笑了，而且還是發自內心的，可與此同時我在耳鳴中聽見內心絕望的聲音，我數次失控大哭，可是我還是忍不住笑，為那些自造的可笑的小玩意小把戲。我從小就培養起罕見的苦中作樂的精神，收集起任何惹人發笑的塵埃，然而都是夢幻，我始終孤家寡人，孑然一身，沒有人知道我為什麼喜歡在悲劇邊緣傻乎乎的發笑。

許多心理學家喜歡把病態人格歸結於家庭悲劇。我的父母是底層人。屬於通俗意義上的販夫走卒引車賣漿，本來我該不負眾望發奮讀書來榮光耀祖，甚至衣錦還鄉，我卻從學校半途而廢，妄想自學成才成為作家。父親說：「很多作家都是抱着自己從未出版的手稿死去的，餓死，凍死，病死，含冤而死的比比皆是，你好自為之。」我連忙把這句話打岔過去。

父親是個被悲劇木屑填滿大腦的人，在他源源不斷的經驗之談中十有八九都是宿命。「你連大學都沒上，嘴笨，幹活也不麻利，嫁個好人家都成難題。」

我那時尚不知出身卑賤有多壞，談過好幾次戀愛都無疾而終，歸其原因都是我太容易信以為真。男人充其量把我當做乖巧的寵物貓狗罷了，要真心沒有，要錢是有的，這還要看男人大方與否。我到最後總是抱着一摞該死的文學書，那些永垂不朽的作家們癱軟在我的懷裡。我的眼睛因為傷口在發炎，可是我看到發情的野狗交配時仍嘻哈一笑。要是看這些歷代大師們的書，文學永遠光輝奪目，可一旦參與這實打實的物質生活，文學則永遠淒涼滿目。「寧做野中之雙鳧，不願人間之別鶴，」這是口號，口號比現實更有動力和美感，可我還是一無所有，兩手空空，一意孤行地在文學中徜徉。

有個27歲的印度人曾向我求婚。他送給我的戒指估計是在東門常見的小飾品店買的，可笑的是還鍍了金。我見過他十幾個兄弟姐妹的大家族合影，個個是敷衍中討好的神情。我知道這些人喜歡監視，喜歡歌頌忠貞，喜歡貧窮共享，喜歡眾口一辭。我討厭群居，儘管它看上去喜氣洋洋。

很不幸我依然是機會主義者，時常故作高雅地流連在星巴克咖啡館，裝作不心痛二十五塊錢大咧咧要一杯難喝的拿鐵。我渴望與德才兼備又神通廣大的男人搭訕，可我從未得逞過，沒有人會理會一個陌生姑娘的功利性可有可無的孤獨。漂亮又手腕高明的女孩太多了，我應該斷絕對愛情的幻想。嘴巴需要麵包的人還有機會接吻嗎？有個跟我一樣年輕的女孩給我提了個兩全其美的辦法，去做舞女吧！既有甜言蜜語的愛情，又能改善經濟狀況。大多數人笑貧不笑娼，我想我也是的，可是我記得這首詩「宛轉蛾眉能幾時，須臾鶴髮亂如絲。但看古來歌舞地，唯有黃昏鳥雀悲！」想要活得硬朗自足有多難，在這危機四伏的世界，要提防的東西太多了。我有廉恥，可是名聲還是一天天不好了，父親在電話裡試探着問道：「像你這樣笨拙的人竟然在深圳站住了腳跟，恐怕走的不是正道吧！」

■ 寂寞的小丑。　網上圖片

我也有快樂。這尋找快活的辦法仍然極其拙劣。我會在油膩不堪的小飯館邊看趙本山的小品邊吸溜着吃麵條，我的悲劇青春就是這些得以有這些塑料般庸俗的亮點。我喜歡生命塌陷時這無數喜劇小丑般的造勢，這樣悲劇也就理所當然了。

文藝天地

試筆

■黃金月（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

# 深　夜

閉上眼睛，紫雪和文鈞的吵鬧聲又徘徊在我的耳邊，只要一想到他們的事，我就睡不着。每次睡不着，心事重重的時候，我習慣在窗前欣賞夜景，好讓自己的心情得到平伏、安慰。在寧靜的晚上，小月牙、閃爍的繁星仍舊掛在黑幕上，閃閃生輝，照亮了漆黑的夜空，為夜歸的途人帶來指示、光明。突然，手機不停地震動，又是紫雪傳來的簡訊，每次的內容總是長篇大論。然而，我已經沒有心情再理會紫雪和文鈞的事，於是敷衍地打了兩隻字回應——「唔，嗯」。

回想起來，紫雪和文鈞一直都是好朋友，兩人又有共同興趣，理應是颱風來襲也吹不散的。可是，九月開學後，兩人的關係漸漸疏遠，即使在小息的時候，兩人都是一言不發，沒有任何交流。原以為朋友間的爭吵應該會很快結束，怎料，過了一個月，情況都沒有改善，還有惡化的跡象。當紫雪哭着來向我致電時，我才知道事態嚴重。我一邊安慰着紫雪，一邊了解事情的來龍去脈。原來，是一個誤會令兩人的關係有着一百八十度的轉變，由好朋友變為陌路人。作為聆聽者，我必須要確實事件的準確性，才能加以分析。於是，我立即致電至文鈞，確認紫雪所說的是否屬實。聽過兩人的解釋後，我得到一個結論：那個誤會根本是無中生有，小事化大而已。若不是文鈞自己想太多，那個誤會是可免！不過，對他們而言，這是大事。所以，他們都希望我能想出一個辦法令他們冰釋前嫌。

一段友誼，是需要長時間才能形成，成為某人的朋友，是一種福氣。友誼，會是這般兒戲嗎？三年來，他們都是有說有笑，長不大的人。然而，開學後，文鈞認為紫雪太在乎他，令他感到不安。可是，紫雪認為在乎只是朋友間互相關心的一種表現，並無其他。總之，兩人多疑的想法，弄得我哭笑不得。不過，曾幾何時，我也像紫雪一樣，把自己弄得傷痕纍纍。緊張朋友，有錯嗎? 其實一直以來，我都想跟那個人說一句話：「枉我當你朋友，你當我只是根草！」你說我要放開一切，到頭來，是你做不到吧！是你一直都放不開，想太多，想太遠，非要把一段單純的友誼複雜化。那時候的我，也是很失意，於是不斷參加課外活動來麻木自己，希望自己能放下一切。然而，是一句話，帶我走出陰霾，回歸現實。還記得三國魏曹丕曾經說過：「人生如寄，多憂何為！」這句話，是代表人的一生很短暫，來也匆匆，去也匆匆，若然終日鬱鬱寡歡，倒不如作一番事業，充實人生。人生有幾多個十年，若然不好好把握，將來就會後悔莫及。所以，我願意放下一切傷心事，勇敢向前看。於是，我連忙發訊息予紫雪和文鈞，建議二人應該坦誠相見，把誤會解開。

雖然這段誤會令他們非常難過，可是這次誤會是他們在友誼上的一次考驗，假若是朋友，即使分開的時間再長，這段友情仍然能繼續、保持。時間，能沖淡一切，只要沖淡這次誤會，相信二人再見亦是朋友。

「嘟……」是手電響鬧裝置的聲音，原來我站在窗前已經有一個小時。現在，煩惱解決了，人也感到疲倦了，終於能安心上床入睡。夜，對我而言，是特別的，因為每當有煩惱之際，我總會獨自一人倚着窗想事情。窗外漆黑一片，就感到前路茫茫，可是，仔細想，遇到困難，應該靠自己的意志、批判性思維衝破難關。人，不可能知道何時才是最後一天，所以，我們應該把握每一天，充實地生活，不能讓自己感到一絲遺憾。

詩意偶拾

■文：馬覺

# 游魚

你看牠多優游
（有誰知道牠的痛苦）
你看牠多美麗
（有誰知道水深處的醜陋）
滔滔逝水洗不去牠的哀傷
滔滔逝水也洗不去牠的美麗
水是冰涼的夜
玫瑰嘶叫
復在搖籃養神

建築物上空的日月
壓抑不住膨脹的醜陋
任令光線是強是弱
流血的記憶是尾巴揮不去的苔痕

你的鰓在開闔
在四野無人的睡榻上
我知道你尚在人間
我知道你尚在多浪的夜
勇敢地浮沉

短載

■文：伍淑賢

# 我們這些山上來的人（廿六）

「二叔」我是很想見的，至於蔡小姐，不是「小品」提起，我幾乎完全忘記了這個中一時大家心中的歌舞女神。她怎樣呢，我問，她不是我們中二時已嫁進望族？跟學潮怎會扯上關係？我還記得她的婚禮，累我們給校長罵了一頓。

你怎都想不到，「小品」說。原來蔡小姐結婚沒幾年，丈夫不知為何得了個急病，死了，才三十多歲，不過以蔡小姐的條件，很快又找到第二任丈夫，今次是個有名的學者，在大學有點影響力，很同情罷課的中學生。大學今次借出地方聚會、為中學生臨時補課甚麼的，聽說他背後都出了點力。所以，禮拜天我去的話，應該可以見到她。

「小品」努力游說我，說，你不是剛考完會考嗎？還忙甚麼呢，就來吧。

我答應了，反正沒去過大學，也未見過罷課，當旅行。

是的，我非常勤快地密集式完成了夜中學的課程，會考也自修應付過去了，而以前的同學，也升大學一年級或者二年級了。不過我不再造皮鞋，而是憑我少少的德語，考進了一個德資化工企業當個小秘書，雖然用上德語的機會不多。化工企業好像很動聽，其實不過進口殺蟲水。我媽常笑我，大家都是外資公司，人家的外資公司可以拿洋酒和名貴香水樣板回家，你只有殺蟲水可以拿，而且一次都沒拿過，罪加一等！

有時在電視上，見到原一乙班後面的高人，有幾個已當上政府部門的發言人，穿醒目的制服，上《警訊》解釋甚麼條例，心想還好我已經不再是工廠妹，萬一有人問起我初中是哪兒的，我老實說出來，應該不會影響這些同學吧。

星期天去大學的火車途中，想起快要見到「二叔」，有點興奮，又記起中二時，校長在蔡小姐婚禮後罵我們的原因。她在天主教總堂結婚，很隆重的樣子，第二天報紙都有報道那種。我們十幾個最熟的學生當然去了，還約定要為她唱《花月佳期》英文原版，二部混聲，這些我們最要家。不過婚禮畢竟是大戶人家的事，我們在教堂不敢亂來，人家有正式的歌詠團，唱拉丁語經文，有真人弄管弦和巨型風琴，我們都沒見過。

蔡小姐知道我們練了歌，沒機會表演，在教堂外拍照的時候，跟班長說，不如你們跟我回淺水灣的新家吧，在家唱給我聽。有個姓蕭的體育女教師，人很爽，膽子也大，說，好，我帶她們去。於是待新人的銀色車隊開走了，我們跟着蕭老師，截幾部計程車，十多人向淺水灣出發。

計程車到一個岔路停下來，前面是私人地，必須下車徒步一段。我們走在兩邊有樹的路上，小心皮鞋不要沾到泥，衣裙不要給樹枝勾破。其實是開心的，我們邊走還邊唱歌，兩旁很多大紅花，淺水灣原來這麼美麗。蕭老師不唱歌，但越走越熱，她脫下洋裝外套，跟幾個同學比賽誰先走到大門口。

然後我們到了大宅，蕭老師穿回外套，大家整理一下衣服頭髮，跟着應門的傭人到客廳坐下。另一個傭人給我們奉上熱茶和汽水。

這時蔡小姐和她先生出來了。她仍穿着婚紗，笑得燦爛，在一角坐下，也沒說甚麼，只叫傭人拿點心招呼我們。這時客廳深處的另一邊，像還有一個客廳，有人經過，蔡小姐跟他們打招呼，然後跟我們說：

「我等着聽你們唱歌呢，」她轉向班長，「要唱甚麼？」

班長答了，有人起了個調，我們十幾人坐在曲尺形長沙發上，輕輕唱起來。我們知道這是人家的夫家，今天又是特別日子，都不敢像平時般唱得放肆。蕭老師在一旁邊給我們拍照。唱完，蔡小姐笑說，這是最好的禮物。這時傭人端上雪花柔軟的忌廉蛋糕，蔡小姐看着我們吃了一會，便跟先生進去了，着我們玩一回才走。蕭老師沒多久也起來，說走吧。有人怕錢不夠，大伙便走路去坐巴士回家。

第二天，不知誰告訴了校長這事，她大清早趁我們上第一課，就進來罵了一頓，說我們不懂禮貌，挑這種日子去打擾人家。聽說蕭老師也給罵了。不過相片沖出來，我們還是很興奮，每人曬了一份。我們當時的結論是，蔡小姐是真心喜歡我們去的，修女是俗世人，不明白我們的感情。

大學的校園也漂亮，樹多，房子矮，陽光很猛。我架上太陽鏡，問人，找到校巴，坐一程車，走一道斜坡，才找到舉行論壇的露天廣場。這時廣場已大半滿，前面放了排攝影機三腳架，很多人走來走去。這麼擠，要找「小品」真不容易，只好跟着旁邊的人，席地坐下再說。